

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

PINDU RENLEI XUEJIA CONGSHU BENTUPIAN

黄淑娉评传

孙庆忠◎著



H·S·P

HUANGSHUPING PINGZHUAN

民族出版社

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
PINDU RENLEI XUEJIA CONGSHU BENTUPIAN

黄淑娉评传

孙庆忠◎著

民族出版社

H·S·P
HUANGSHUPING PINGZH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淑娉评传/孙庆忠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8
(品读人类学家丛书·本土篇)

ISBN 978-7-105-11091-9

I. ①黄… II. ①孙… III. ①黄淑娉—评传 IV. ①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7593 号

黄淑娉评传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黄 勤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89 010-58130061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32

字 数: 177 千字

印 张: 7.75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105-11091-9/K · 1939 (汉 107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版前言

中国的人类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近十余年来，学科史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重视，呈现方式也变得更加为多样。这套丛书是以个人评传的方式呈现的，叙述聚焦于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的人类学家，而不是诸多田野民族志所关注的村庄乡民。应当意识到，对于人类学家个人学术历程和生活经历的总结，对当代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关注个人，一方面，能够以个案的方式展现学科的发展历程，说明时代变迁和学科发展如何影响到这些人类学家的学术实践，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跌宕起伏的语境中，是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个人经历，特别是个人体验和学术创新，发现在创建与转型过程中，学科是如何经由他们的介入而发生了改变，从而重新观察和认识个人与学科之间的关系。

丛书的作者，是入选的人类学家们最亲近的弟子或继承前辈衣钵的亲人，力求借助功底扎实的专业学识和丰富翔实的访谈资料，从学术经历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立体地展现人类学家的风采。通过对他们求学经历的追溯、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的概括，我们可以更为深切地感悟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治学精神，更为充分地感受人类学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智慧。通过对人类学家日常生活

经历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平凡的起点开始，历经艰难和磨砺，由志存高远的青年学子最终成为了颇受学界景仰的大师。

丛书力求展现人类学家的成长背景、名校的熏陶、名师的濡染、经典著作、著名观点、学术贡献、重大活动、生活佚事、美好的情感故事、名言警句等不同方面，并采取了图文并茂的表述方式，其中许多当年拍摄的珍贵图片使读者更易于发现那些可能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细节。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够充分展示前辈人类学家们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魅力，让追求学术的后学，沿着先驱的脚印，踏上挑战纷呈的学术之路；也让更多热爱生命、关爱人类自身的人们由此获得有益的人生启迪。

民族出版社

2009年7月

目 录

导言 女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之旅 /1

近情乡土五十载 /4

人格魅力传心灯 /8

第一章 中西合璧向学路 /11

香港英华女书院琐记 /14

广州培道女中的教育 /16

第二章 岭南才女在燕京 /19

接受爱国民主运动洗礼 /21

社会学传统与专业训练 /24

湖光塔影掠过燕园旧事 /26

内蒙古呼纳盟牧区调查 /28

第三章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33

中南民族调查组的湘桂之行 /35

寻访浙、闽、粤畲民的踪迹 /37

彝族和壮侗语族的民族识别 /42

参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初创 /49

民族学研究道路的最初规划 /51

第四章 政治风云里的无奈与坚守 /55

广西三江的“四清”运动 /57

“红教工兵团”的“保皇派” /60

湖北潜江沙洋“五七千校” /61

第五章 金太阳照亮了西双版纳 /65

景洪、勐海和勐腊的民族风情 /68

曼景兰与曼回“琵琶鬼”寨 /70

与费孝通、冰心合作《团结与平等》 /72

第六章 少数民族文化与原始社会史研究 /79

对人类学的进化学派情有独钟 /82

《原始社会史》的酝酿与出炉 /83

云南景洪基诺山和勐海布朗山调查 /87

拉祜族和摩梭人母系婚姻家庭比较 /9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的撰写 /97

第七章 发展中山大学人类学的构想 /101

回归岭南：守望南方人类学重镇 /103

广西贺县瑶族马窝村思想碰撞 /105

广东瑶族壮族与海南黎族调查 /109

人类学学术研究的前瞻性主张 /111

第八章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119

人类学学术交流的海外视野 /121

民族文化交流：黔东南苗族侗族调查 /126

寻找失去的文化：玛卡印第安保留地考察 /129

中西汇流：《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132

第九章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139

岭南文化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 /141

人类学视野下的广东汉族三民系 /142

破解历史文化之谜：广东世仆制 /150

移民与中国侨乡的社会文化变迁 /158

第十章 传承人类学精神与理念之“桥” /161

师德如山：秉承学术传统，提携后辈学人 /163

虚怀若谷：常念前辈教诲，传承学者品格 /170

动情动容：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奔走进言 /181

第十一章 桑榆灿烂：风雨人生之殊荣 /199

庆贺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学术研讨会 /201

东瀛之行：中山大学杰出教师桐山奖 /206

红罗寻踪：48年后重访畲族村 /208

田野映人生：《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212

附录 /221

附录一 黄淑娉先生大事年表 /223

附录二 黄淑娉先生论著目录 /229

附录三 黄淑娉先生文稿手迹 /237

后记 /240

导言 女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之旅



1953 年在中央民族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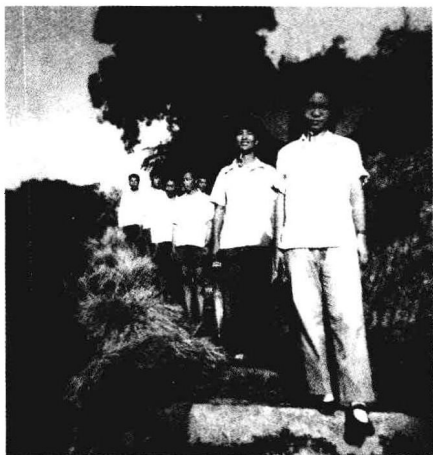
黄淑搏先生 1930 年 8 月生于香港，1952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3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也是新中国人类学界第一位女性博士生导师。在 50 年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先生以她的学术追求、学术成就以及对后辈不倦的教诲，为中国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先生的学术研究秉承了两大学术传统：其一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传统。70 年前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以期建立“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黄先生 50 年的研究历程，正是自觉地使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其二是中大时期紧承杨成志、梁钊韬先生的衣钵，延续了“南派”人类学研究之长。担任系主任期间，她一直力主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综合研究，并以广东汉族三民系为中心进行区域文化研究。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她一直站在学科的前沿，始终保持着渴求新知的年轻心态，依旧沉潜于民间，实践着自己方向性的主张。

近情乡土五十载

从1952年毕业，黄先生便开始了漂泊的人类学、民族学探询之路。她曾先后在壮、傣、侗、黎、苗、瑶、畲、仡佬、纳西（摩梭）、彝、布朗、基诺、拉祜、哈尼等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作过调查研究，参加了堪称“中国民族学创举”的民族识别工作。为了调查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她步行、骑马、爬山、涉水，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少数民族村寨、森林猎区。在回忆自己漫长的田野经历时，她说她的调查地点总是和大山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象征，一种挥之不去的“意象”，连绵的群山成为了她田野人生的组成部分。



1953年夏，黄淑婷（前一）与施联朱（前二）等赴福建罗源县八井畲村进行畲民识别调查

1954年，黄先生参加了在小凉山、云南中部坝区及南部地区的彝族识别调查。这之中，小凉山之行给她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当年，跟随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在丽江地区调查了纳西族之后，走铁索桥渡过金沙江，随后进入了还存在着奴隶制度的小凉山，目睹了存在于20世纪中叶活生生的奴隶形象。此次观察不仅开启了她西南民族的调查之旅，也为日后全面认识少数民族不同的文化

类型拓展了比较研究的视野。1980年，黄先生带领研究生在西双版纳调查，先后在景洪县基诺山和勐海县布朗山调查了保留原始公社制和存在农村公社残余的基诺族和布朗族。1984年，为了比较研究拉祜族和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婚姻制度，她和研究生胡鸿保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调查后，取道大理、丽江赴宁蒗彝族自治县，在那宁静的、“适合神仙居住的”泸沽湖畔，访问了母系、父系及一夫一妻制等不同类型的家庭，其中包括索那咩家这个当时有28口人之多的母系大家庭。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改革开放后在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母系大家庭与小家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母系家庭的发展趋势。

20世纪50年代黄先生在桂西靖西、宁明、百色和云南文山、富宁等壮族地区调查六个月；60年代在桂北三江侗族自治县老堡区参加“四清”运动八个月，70年代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调查八个月。这几个民族有共同渊源，都是百越民族的后代，在语言、文化上有相同相似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寻找区分各民族标志的依据中，最使她动情的是对西双版纳傣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她走访了景洪、勐海和勐腊三个县大多数的勐，三次在澜沧江畔与那里的人们欢度泼水节。时至今日，每每提到傣族的竹楼、筒裙和衣饰，傣家风味的“毫多索”（裹蒸在蕉叶里的糯米糍粑）、蚂蚁蛋，她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坝子上常常敲响的铓锣、象脚鼓，眼前就会出现暮色中翩翩起舞的村民。对壮侗语族各民族的田野调查，不仅给黄先生记录边疆沧海桑田的巨变提供了鲜活的资料，也提升了她对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的理论认识。

在研究各民族文化特点的过程中，民族之间、民族文化之间

的交融一直是黄先生关注的焦点。1953年3月至6月，她参加福建、浙江民族调查组，目的是识别闽、浙畲民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的一部分。1955年3月至7月，她跟随杨成志先生到广东，在罗浮山区、莲花山区和凤凰山区，调查了博罗、海丰、潮安等7个县的一些畲族村落。居住在那里的畲族，一方面受汉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顽强地保留自己的一些文化特点，在畲、汉文化交融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盘瓠文化为核心维系着自身的民族意识。1988年和1991年夏季，她与龚佩华教授在广西贺县沙田乡瑶族马窝村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查也同样发现，尽管这里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文化接触中传统文化已不同程度地淡化，却依然保持着对本民族的心理认同，就如同生活在榕江地区，被包围在侗族汪洋大海之中的少数汉人，虽然也和侗族通婚，学习侗族习俗，但始终没有被侗化，而且成为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者。



1991年黄先生在黔东南苗寨调查

长达40年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为黄先生基于田野经验的理论探讨和回归“本文化”的汉族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1987年,黄先生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前辈和同事一道肩负起了发展南方人类学的使命。在充分论证继承传统、发挥优势的基础上,她提出中大人类学系要研究人类学理论,研究广东、研究汉族,研究现实问题,并以广东为背景实践自己的学术倡导,进行汉族人类学研究。从1993年起,她主持了对广东17个县市的实地调查工作,运用人类学四领域的理论方法,对广东汉族的广府、潮汕和客家三民系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其体质形态、文化特色、历史发展和现实变化。这期间,她曾与龚佩华教授合作研究了广东世仆制,连续八年多次奔走于台山、开平、东莞、南海等地的乡街里弄,将亲历者的记忆与零星记载的史料相互印证,在田野中建构了一部鲜活的世仆生命史、一部世仆制度研究史。

黄先生的专业训练、学术定位,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使其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原始社会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1950年夏天住蒙古包,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到2003年8月对海丰县畲族村寨48年后的重访,这漫漫田野路凝铸了她对学术的执着和对自身使命的珍视!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存留文化、解释文化。这是前辈学者孜孜不倦的民间问讯昭示给我们的基本理念。当我们的后辈也能在他们的时代里,因为前辈们今天的工作而激发出一种存留文化的欲望,那么,人类学本身的价值也便在生生不息的存续中拥有了遥远的回响。

人格魅力传心灯

近情乡土，躬于实践，这是先生50年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北上读书前她是商人家的小姐，燕京大学毕业后本可以南下回港，但先生毅然决然地留下来，开始了她的民族学研究之路。这期间虽有拽马尾上山的艰险、有异质文化带来的心灵冲撞，但先生始终坚信这种在田野工作中不断深化的“对人民的感情，对学术的激情，是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必需的”。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黄先生锻炼了思想、身体，也坚定了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始终不渝的信念，同时也练就了乐观的品格。“五七干校”时的生活，是知识分子最艰苦的岁月。她的家庭背景决定了她必然地成为改造的对象。然而，无论是被蛇咬的痛苦经历，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谈及当时先生总是轻轻掠过。念起的是那段时光里间或的欢乐——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赤膊劳动的场景，她挥舞铁锹炒出的青菜备受同志们欢迎的记忆。

当风雨已去，先生重返讲坛的时候，心中牵挂的依旧是学科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并清楚地认识到前辈所主张的“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是发展与弘扬中国人类学的关键所在。基于此，她又把对学科的热爱倾注到人才的培养上。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人类学家，她在两代学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一方面，宣讲着前辈的学术思想，传递着用双脚走出的学问和在困境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传承着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50年间，她先后培养了七名硕士、七名博士。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国人

类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而她自己也在2004年退休之前始终坚守在教学的第一线，以其渊博的学养，传达着治学的理念。1995年先生身患重病，化疗时身体虚弱，但仍坚持披着大棉袄给博士生上课。在此之前，粤西阳春瑶族、粤北连山壮族、海南黎族的本科生实习基地有她的身影；在此之后的1998年，她还在承担着本科生的教学任务。黄先生注重人才培养，她主持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课题有34人参加，其中大多数是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这样的安排寄予了她对后生们的希望，她渴望年轻人能在科研中尽快成长起来，渴望人类学在中国发扬光大。2000年7月厦门和北京分别举办了“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面对中国人类学的空前盛事，先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谈及容观琼先生的伏枥之志、描述龚佩华教授欲倾余霞的决心时，她内心按捺不住的同样是对学科发展的热切企盼。2002年初，在得知中山大学人类学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后，她曾感言：“我们已经老了，但人类学的事业是无限的，中大人类学重点学科的申报成功，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这里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的一面旗帜。……看到人类学今天的发展，我们年轻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学术的传承是传递精神与信念的历程。在回忆起她的老师时，黄先生总是满溢深情。她说她的学术研究和对学科的感情与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潘光旦和杨成志等先生在学业上的指点是分不开的。而今，她的学生同样难以忘记恩师谦逊的品格和严谨的学风——几经核对的书稿付梓前还要核查文献，增补心得，根据每位博士生的不同情况调整授课计划，要求学生读的书她必先